

艺术·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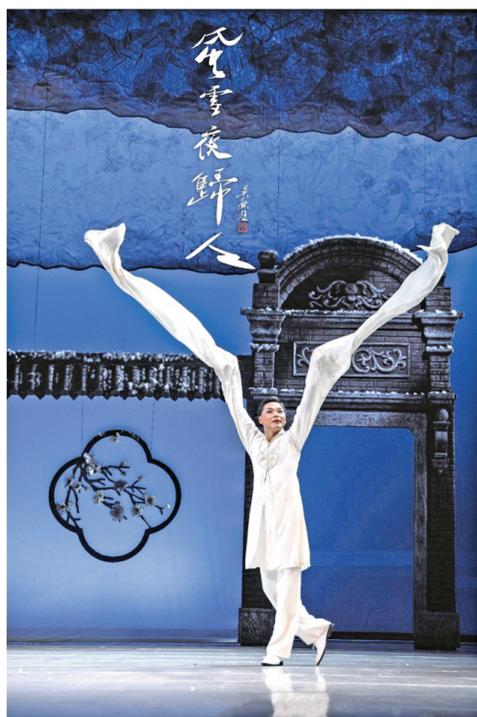
对我来说,吴祖光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就是一个神话,不仅是因为吴先生19岁便写出第一部话剧剧本,24岁便写出《风雪夜归人》,因此被周恩来称为“神童”,也是因为他竟然能把一部描写梨园行“戏子”的戏写得如此清新、干净。

昆曲发源于14世纪后期的苏州太仓南码头,被誉为“百戏之祖”。对我来说,昆曲也是一个神话,不仅因为它的历史足够悠久,而且构成它的所有因素都已达到尽善尽美。

这次由陈健骊任总导演的昆剧《风雪夜归人》着实是伸手将昆曲这个戏曲王冠上的“明珠”取了下来,并精心擦拭后又将它重新嵌入。

这举动绝非等闲之举可为。在业界,大概只有陈健骊敢做并能做得此事。

她二十几岁便追随吴祖光与新凤霞两位剧坛泰斗,出入剧场成为生活常态。近水楼台,师从大师,得天独厚,无人能比;她以往的经历如此丰富多彩,戏曲、话剧、电影、音乐等各领域转了个遍,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更重要的是,



昆剧《风雪夜归人》剧照 刘海栋 摄

看过昆剧,但没看过这样的昆剧

孟冰

她不仅有超出常人的、执着的艺术追求,同时,还有灵动和智慧的协调运作能力。可以说,没有她绝对不会有这部戏。

早在2010年,芭蕾舞剧《风雪夜归人》就获得了第十三届“文华大奖”,并囊括全部单项奖,2012年评剧《风雪夜归人》获得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然后就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参加第七届中国昆剧节,并作为闭幕式压轴大戏的昆剧《风雪夜归人》。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导演陈健骊在长达8年时间里,做了3个不同艺术形式的舞台剧。

前些年,在广州看她导演的芭蕾舞剧版的《风雪夜归人》时,我就一直在想,她为什么要去诠释这部作品?直到有一次她看了别人导演的电视剧版《风雪夜归人》对某些关键情节的解释不尽如人意,在与我打电话交流时竟然伤心地放声大哭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她对《风雪夜归人》的执着与初衷。那时,我便

确信,她一定还会再次导演此剧,还原这部作品的清白与圣洁。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竟然会排演昆剧。

多少年过去了,昆曲这个戏剧王冠上的“明珠”依然傲视天下,那璀璨的光芒依然夺目。但是,在陈健骊心里,早就从那些光芒中感受到一种孤独,高处不胜寒,那颗“明珠”的确已经孤独很多年了。

于是,一部带着热度的作品便来到我们面前。正宗的昆剧,令戏迷们如醉如痴,但对大部分观众来说,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节奏缓慢,声腔、曲牌、词律典雅,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演出市场日渐衰落。

看了这部戏之后,有人说:这已经不是原来的昆曲了,只是有点像而已。听了这话,我却如释重负,暗自窃喜。陈健骊的智慧就在其中,即如何把传统中最优秀的成分保留下来并最大限度地呈现出美感。全剧从一开篇便机智巧妙地将其展现出来:少男少女的水袖、圆场、身段、旋子……巧妙的是,导演有意避免了当下许多戏中过分使用群众演员铺陈的舞台处理,而是在戏剧情境的设计上,找到合理展现的契机,即戏班里学徒们的晨练。别小看这种貌似平淡无奇的铺排,正是有了这个合理心里,才使得这个场面得以存在,灵活而自然,而且为现代戏无法原封使用传统戏中的程式化表演形式创造了同台并存的生动场面。

依我之见,这部戏能有这一点“创新”已经足够了,只要将这种形态保持如一,贯穿始终,这部戏的探索意义已经可以让人牢记了。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是全戏的开场,而且是全面“整治”的“第一刀”。接下来的“离经叛道”如同现代战争史上坦克刚刚出现时的“宽正面、大纵深”的进攻队形,其声势和力量如雷霆万钧之势,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

声腔的自由转换,曲牌词律的灵活多变,格律和韵律的不拘一格……

删、取舍。”张荣华说。对此,青年电影美术师刘航深有同感。他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且不说天马行空的文学文本,就算是用于拍摄的剧本,其文字表述依然存在很大的理解和阐释空间。“影视生产流程的每一个工种都是一次再创作,最终的成品凝结着集体智慧,不可能与原著完全一致。”刘航说,“基于不同艺术形态的差异,即便让原著作者亲自操作,也不太可能拍摄出与原著完全一致的影视剧。”

改编部分或更显风格个性 尽管很多从业者认为,影视改编不可能完全符合原著,但依然无法阻挡部分观众以原著为标准审视影视改编作品,也无法阻挡这些观众对他们认为不符合原著的作品口诛笔伐。“试想,如果真的完全与原著一致,那影视改编之作又有什么独特的可看性呢?”李远达说,“改编之作应该视作只是与原著有关的一部独立作品。部分观众对较早出现的原著先入为主、怀有感情,这合情合理。但是,不认真考虑改编作品作为一部独立作品的得失,仅仅以‘是否符合原著’包打天下,其实是懒惰甚至缺乏思考力、判断力的表现。”李远达表示,“脱胎于原著的改编之作,其最大的看点恰恰在于与原著的不同之处,改编之作正是在这些差异中,实现与原著的对话,并对原著的再演绎、再创造。”

张荣华认为,创作者从原著中抽取思想主题、哲学思考、世界观等核心价值,不同的创作者具有不同的价值关怀和审美诉求,拥有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创作习惯,他们如何理解和表现原著的核心创意,体现着各自的个性、风格。“比如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改编自同名小说,李安不仅灵活处理故事,还在原著基础上融入了信仰主题,使电影意蕴更加丰富,也带上李安的个人思考和风格特征。”张荣华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被认可、喜爱,不是因为符合原著,而是因为它是部充满个性和思考的优秀电影。”

张荣华认为,创作者从原著中抽取思想主题、哲学思考、世界观等核心价值,不同的创作者具有不同的价值关怀和审美诉求,拥有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创作习惯,他们如何理解和表现原著的核心创意,体现着各自的个性、风格。“比如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改编自同名小说,李安不仅灵活处理故事,还在原著基础上融入了信仰主题,使电影意蕴更加丰富,也带上李安的个人思考和风格特征。”张荣华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被认可、喜爱,不是因为符合原著,而是因为它是部充满个性和思考的优秀电影。”

影视是独特的语言系统

从创作实践方面来看,众多优秀的甚至经典的影视改编作品并不符合原著,甚至存在很大出入;从理论上说,许多影视行业工作者认为,影视改编作品根本无法做到与原著严丝合缝,也没必要对原著绝对依从。

就拿电影和文学作品来说,导演张荣华认为,虽然二者都有叙事性,电影从文学那里学习借鉴了很多优点和经验,但它们更有着本质区别。“电影与文学有着不同的语言系统,文学作品建立在文字基础上,读者通过文字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起关于故事、人物的脉络和形象,想象空间很大。而电影是视听艺术,使用的是与文字完全不同的技术手段,其画面、声音等是被创作者制造出来的、具有唯一性的,视听语言更加立体也更加具象化,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也相对较小,观众对影视作品的接受,是比文学更加被动的。”张荣华说,“电影与文学有着各自不同的逻辑,用电影改编文学,就好像用汉语翻译希腊语,能表达出大概意思,但不可能分毫不差、一一对应。”况且,原著的篇幅可能与一部电影或一部电视剧的理想容量相差甚远,影视创作者必须学会增

影视改编一定要「符合原著」吗

本报记者 罗群

将小说、漫画等改编成影视作品是极为常见的情况,前几年,IP改编作品甚至一度成为主流。在原著基础上进行改编,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市场收益方面,都更有保障,因而总有创作者、出品方乐此不疲。

不过,改编的成果并不总是那么美好,“不符合原著”始终是一部分观众批评改编之作常用而有效的武器。耐人寻味的是,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用许多篇幅讲述张翠山、殷素素的故事,情节安排、笔墨分配其实是符合金庸同名原著的,却因为“看了好多集,张无忌还没出场”而遭到部分观众的批评。

观众的心思很难猜,所谓“原著”既是改编之作的基础,同时也可以是其桎梏。那么,影视改编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与原著的关系,影视改编一定要“符合原著”吗?

经典的改编之作未必符合原著

在一部分观众看来,符合原著是一部影视改编作品成功的前提,而细数那些经典的改编之作便不难发现,事实并不如此。

古典小说《西游记》受到一代代影视从业者的喜爱,影视改编版本也非常多,由杨洁执导,六小龄童、马德华等主演的电视剧《西游记》被普遍



2019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海报

山东菏泽建设省级地方戏曲振兴发展示范区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者从3月5日召开的山东省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起,菏泽市将着力推动山东省地方戏曲振兴发展示范区建设,按照省市共建框架协议,各县区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引导和扶持机制,积极探索区域性戏曲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经验和成功模式。

会议透露,今后菏泽市将着力抓好艺术创作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出一批戏曲精品和戏曲名家,培养更多剧种领军人物。积极引导扶持民营剧团健康有序

发展,促进文化惠民演出市场持续繁荣。充分整合区域内文旅资源,用足用好一系列支持文化改革发展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不断加大本级财政投入。

据悉,未来菏泽市还计划推进戏曲演出场馆建设,推动市地方戏传承展示中心项目建设,组织举办2019年度全市地方戏曲音乐创作培训班和中青年演员

培训。加强支持菏泽艺术学校和省内高校合作办学,增加资金扶持力度。

中国合唱艺术百年经典音乐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罗群)3月10日,中国合唱艺术百年经典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本场音乐会是“中国交响乐团2018-2019音乐季”中别具特色的一场,也是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音乐作品系列”演出的一场。

当天的演出由指挥家徐东晓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完成,贾林林、李舒曼担任钢琴伴奏。演出开始前,徐东晓向观众

简要介绍了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史。演出的选曲包括混声合唱《乌苏里船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女声合唱《永隔一江水》,男声合唱《等你到天明》《欢乐的那达慕》等,皆是中国合唱艺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旋律优美、贴近群众。

每首作品演唱前,徐东晓还为观众介绍创作背景、艺术特色等,帮助、引导观众更好地欣赏和理解音乐。

西安交响乐团2019乐季启幕



西安交响乐团2019乐季音乐会现场 王翔 摄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3月9日晚,素有“巴赫钢琴女王”之称的加拿大钢琴家安吉拉·休伊特与西安交响乐团携手,在陕西省西安音乐厅奏响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此拉开了“走进新世界”西安交响乐团2019乐季开季音乐会的帷幕。音乐会上,在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唱家凯西·迪·意大利裔美国女高音卡丽娜·迪吉安尼利波与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的共同助阵下,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的全本戏剧配乐完成了在国内的首度演出。

从3月9日的“开季音乐会”到12月30日“2020西安新年音乐会”,西安交响乐团2019乐季计划演出28场,除贝多芬与门德尔松的作品外,还将陆续带领观众

领略意大利、捷克、俄罗斯等世界各地众多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并且邀请小提琴家苏菲·穆特、女高音歌唱家和慧等10余位重量级艺术家加盟其中。

“这是我担任首席指挥的第六个音乐季,2019乐季‘走进新世界’会把世界音乐的伟大潮流引到我们面前,让音乐永远与我们同在。”西安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戴恩·兰姆表示,每场演出在地域、国家和民族上的特点迥然不同,将通过一段段音乐之旅,带领观众走进音乐新世界。

在2019乐季中,西安交响乐团特别推出了最后一小时“学生通道”活动,以70元的随机坐席优惠价,让广大学生群体乐享中外音乐盛宴。



3月9日、10日,作为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参演剧目之一,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该剧以真实的人物事迹为蓝本,将蒙古族的舞蹈艺术与民族音乐艺术及蒙古族服装等文化元素充分融入了舞剧的编创当中,生动地再现了龙梅和玉荣的英雄事迹,真实质朴地演绎了当代小学生与上世纪60年代小姐妹的心灵碰撞与情感交融。

图为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陈曦 摄影报道